

澳門大學藏《咸平集》抄本考論

姚燕*

摘要 《咸平集》乃北宋名臣田錫之別集，收錄了其所著奏議、書、賦、詩、策對等文章，集前有蘇軾為其所作之序、范仲淹為其所作的墓誌銘，以及司馬光為其所作之神道碑文。《咸平集》原本有50或51卷，然而元代以降，原集亡佚，流傳至今的卷數已減少到30卷。本文把澳門大學所藏《咸平集》抄本與澹生堂本、《四庫全書》本、宜秋館《宋人集》丁編本對校，發現澳門大學所藏《咸平集》的祖本很可能為澹生堂本，而《四庫全書》本的抄寫時間應在澹生堂本、澳大本之後。四庫本在抄寫時，參考了澹生堂本、澳大本，並修正了前兩個本子的錯漏之處。

關鍵詞 《咸平集》；田錫；版本；澳門大學

引言

《咸平集》乃北宋名臣田錫之別集，收錄了其所著奏議、書、賦、詩、策對等文章，集前有蘇軾為其所作之序、范仲淹為其所作的墓誌銘，以及司馬光為其所作之神道碑文。田錫（940—1004），字表聖，嘉州洪雅（今四川洪雅縣）人，其曾祖至父親皆隱居不仕。田錫幼時便好讀書作文，郎中善鼓勵他讀書二十年而後從政，田錫甚為服膺，十九歲東至長安，太平興國三年（978年）登進士第。田錫為官以魏徵、李絳為楷模，以直言敢諫聞名於世，雖遭貶謫而不改其心，前後事太宗、真宗兩朝，官終於右諫議大夫。蘇軾讚曰：“古之遺直也。”¹ 范仲淹曰：“天下之正人也。”² 司馬光亦以范仲淹此言刻於神道碑之上。³ 田錫不但為官清正，在文學上也頗有建樹，其賦成就尤高。學者劉培指出，田錫突破了五代賦柔弱綺靡、缺乏真情實感的文風，用雄壯豪邁、平實流暢的語言風格改造了駢體賦，為宋賦開闢了一條新道路。⁴ 學者祝尚書指出，田錫在詩歌上長於古風歌行，有元白之風，也可見李杜之影

響，既反映民間疾苦，又高唱個人情志，不囿於時人認為的詩歌應承擔教化功能的牢籠。⁵ 更有學者認為，田錫作為三蘇的同鄉及前輩，不但是蘇轍為文時模仿的對象，更成為三蘇之文論的淵藪。⁶

對於《咸平集》的流傳狀況，據傳世之《咸平集》收錄的范仲淹所作墓誌銘記載，《咸平集》有50卷，⁷《宋史·田錫傳》也記載有50卷，⁸與田錫同為宋人的晁公武（1105—1180）所著的《郡齋讀書志》也記載有50卷，⁹宋人陳振孫（1179—約1261）《直齋書錄解題》則記載有51卷。¹⁰由以上記載可知，《咸平集》原本有50或51卷，然而元代以降，原集亡佚，流傳至今的卷數已減少至30卷。學者鄧駿捷曾總結《咸平集》的流傳狀況和澳門大學藏《咸平集》抄本的遞傳過程，他認為《咸平集》在明清二代依賴抄本流傳，今傳世之《咸平集》30卷係後人輯錄。¹¹

本文以明代祁氏澹生堂本¹²、《四庫全書》本¹³、宜秋館《宋人集》丁編本¹⁴與澳門大學所藏《咸平集》抄本對校，考察澳門大學所藏抄本與其他版本的關係。

* 姚燕，澳門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一、《咸平集》現存版本概述

澳門大學所藏《咸平集》抄本（以下簡稱“澳大本”）共30卷，紙張雖已泛黃，但墨色清晰、字體娟秀、排列工整，抄寫得非常仔細。¹⁵ 澳大本的卷數與澹生堂本、《四庫全書》本（以下簡稱“四庫本”）相同，只是在文章篇目次序、一些文字方面略有出入。換句話說，澳大本與澹生堂本、四庫本內容大致相同。

學者鄧駿捷指出：

（澳大本）《咸平集》上鈐有“張月霄印”朱文方印、“愛日精廬藏書”朱文方印、“秘冊”朱文長方印、“忒間草堂圖書”朱文方印、“五橋珍藏”白文方印、“陽湖陶氏涉園所有書籍之記”朱文長方印等，證明此本幾經易手，所藏者皆為名家。¹⁶

“張月霄印”與“愛日精廬藏書”“秘冊”三枚藏書印皆屬於清人張金吾（1787—1829）。“月霄”乃其號，“愛日精廬”乃其藏書樓之名。張金吾，字慎旃，江蘇昭文（今常熟）人，是清代中期著名的藏書家，同時也是版本學家、刻書家。他自幼拜著名藏書家黃廷鑑為師，後致力於書籍的收藏、編纂、校讎、刊刻，並且對於經學和目錄學都有深刻研究。他在前人的藏書基礎上不斷積累，藏書逾十萬卷。在此龐大的藏書基礎上，張金吾對《太平御覽》《學津討原》等書進行了校讎，並編纂了《愛日精廬書目》《愛日精廬藏書志》和《續編》。

“忒間草堂圖書”藏書印屬於清代藏書家、刻書家陸芝榮（1808—1830）。“忒間草堂”乃其藏書樓之名。陸芝榮，字香圃，浙江蕭山人，他的藏書樓號稱蕭山三大藏書樓之一。他刻有《唐才子傳》《呂氏家塾讀詩記》《爾雅新義》等書。其中，《唐才子傳》經他重雕並校讎，是一個尤為精善的本子。

“五橋珍藏”藏書印屬於清道光年間的舉人王蔭昌，“五橋”乃其號。王蔭昌（1813—1877），字子言，直隸正定人，擅畫山水，同時工於詩詞，與同屬正定王氏家族的王定柱、王世耀、王世永、王蔭普、王蔭福、王蔭祐等人都在清代文壇上取得了一定成就，其文學著作包括《既齋詩》及《尺壺詞》。

“陽湖陶氏涉園所有書籍之記”藏書印屬於清末民初的著名藏書家、刻書家陶湘（1870—1940），“涉園”乃其號，同時也是其藏書處之名。陶湘，字蘭泉，江蘇武進（今常州）人。他少時便博覽群書，常探討書中的謬誤和模糊不清之處。陶湘的履歷頗為豐富，他出仕後曾任知府，繼而任職於輪船局、鐵礦、紗廠、銀行、故宮圖書館等處。在這幾十年間，陶湘不斷搜求古籍，終至藏書三十萬卷。他精於目錄之學，在故宮圖書館任職時整理、編撰了《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三卷。與其他藏書家不同的是，他不但喜收宋本元本，還很重視對明清善本的收藏。

清末民初藏書家李盛鐸（1859—1934）在《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中記載了他所見之《咸平集》的卷數與其上的藏書印。與澳門大學所藏抄本進行比對可知，他所見到的《咸平集》與澳門大學所藏抄本完全一致：

《咸平集》三十卷，宋田錫撰，舊抄本（清抄本）。前有蘇軾序，范仲淹序，司馬光撰神道碑。末附田錫所撰其父懿墓碣一首。首有“張印月霄”“愛日精廬藏書”兩朱文方印、又“秘冊”朱文長方印。¹⁷

那麼可以推斷，澳門大學所藏抄本應是清代抄本。學者鄧駿捷依據藏書印與這段文字記載，判斷澳門大學所藏抄本“歷經張金吾、陸芝榮、王蔭昌、李盛鐸和陶湘等人所藏，後歸入澳門大學”。¹⁸ 然而，筆者認為李盛鐸的這段文字只能證明李氏曾見過此抄本，不能確定他有無收藏此本。

文獻研究

學者羅國威指出：

今存世最早的鈔本，當數明代祁氏澹生堂鈔本。1923年，南城李之鼎以其所錄，校之以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刊入《宋人集》丁編，此乃迄今為止《咸平集》三十卷本的唯一刊本。¹⁹

概之，澹生堂本為現存的最古版本，四庫本出現的時間在澹生堂本之後。宜秋館本在刊刻時參考了澹生堂本與四庫本，所以出現時間更晚。在此基礎上，澳大本與澹生堂本、四庫本的關係值得進行考查。

二、澳大本與澹生堂本的關係

筆者將澳大本與澹生堂本、四庫本、宜秋館本對校時，發現常常出現澳大本與澹生堂本相同，而與四庫本、宜秋館本相異的情況。如《咸平集》²⁰的〈上太宗應詔論火災〉（卷1，頁2）：

澹生堂本	令鄰近州府 <u>玄</u> 差司理、判官。
澳大本	令鄰近州府 <u>玄</u> 差司理、判官。
四庫本	令鄰近州府 <u>毋</u> 差司理、判官。
宜秋館本	令鄰近州府 <u>互</u> 差司理、判官。

註：異文用下劃線標出，下同。

〈上太宗應詔論火災〉之序云，雍熙元年（984年）六月，正殿火災，太宗認為此乃天譴，於是詔令群臣進諫。田錫於是藉機上書，指出“法令不行”的現象，並舉例言之：

有如前年敕下，令鄰近州府毋差司理、判官，至今年敕下，卻令本州仍舊差置。²¹

後又論述道：

法令可簡而不可使繁，制度可承而不可屢變。變易不定，是彰思慮之不精；繁多難依，是令手足之無措也。²²

田錫建議太宗不可朝令夕改，也不可頒佈過多法令，例如前年令鄰近州府不可差置司理、判官，今年又下令要差置。顯然，四庫本用“毋差”更符合上下文的語境。澳大本與澹生堂本犯了同樣的錯誤，宜秋館本的錯誤則更為不合理，完全不符合上下文語境。

又如〈上太宗應詔論火災〉（卷1，頁3）：

澹生堂本	雍熙六年八月上，時以右補闕 <u>知</u> 睦州。
澳大本	雍熙六年八月上，時以右補闕 <u>□</u> 睦州。
四庫本	雍熙元年八月上，時以右補闕 <u>守</u> 睦州。

羅國威指出雍熙僅有四年，²³所以澹生堂本和澳大本的“雍熙六年”應是一個錯誤。按“雍熙”為宋太宗的第二個年號，從公元984年至987年。澳大本應是繼承了澹生堂本的錯誤，寫作“雍熙六年”。序中提到雍熙元年六月，太宗詔令群臣進諫，四庫本應是根據序中提到的時間，將“雍熙六年”改為了“雍熙元年”。

又如〈上太宗答詔論邊事〉（卷1，頁7）：

澹生堂本	去病曰：“匈奴未滅， <u>豈</u> 以家為？”
澳大本	去病曰：“匈奴未滅， <u>豈</u> 以家為？”
四庫本	去病曰：“匈奴未滅， <u>何</u> 以家為？”

“匈奴未滅，無以家為”出自《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²⁴《文苑英華》卷578引作：“匈奴未滅，何以家為？”²⁵澳大本與澹生堂本均作“豈以家為”，四庫本將其改作“何以家為”，更加文從字順。

又如〈答胡旦書〉（卷3，頁34）：

澹生堂本	《易》曰：“德不孤，必有鄰。”
澳大本	《易》曰：“德不孤，必有鄰。”
四庫本	《語》曰：“德不孤，必有鄰。”

“德不孤，必有鄰”²⁶ 出自《論語·里仁》。澳大本應是在抄寫時參考了澹生堂本，並繼承了後者的錯誤。四庫本抄寫者將“易”改為“語”，是也。

又如〈花雨比下秦中〉（卷15，頁109）：

澹生堂本	寂寞劉稹新病後，淒迷莊舄苦吟中。
澳大本	寂寞劉稹新病後，淒迷莊舄苦吟中。
四庫本	寂寞劉植新病後，淒迷莊舄苦吟中。

劉楨在〈贈五官中郎將詩四首〉其二中自述“余嬰沉痾疾，竄身清漳濱”。²⁷ 後世文人也以“劉楨”為臥病他鄉的代名詞。如唐韋嗣立〈酬崔光祿冬日述懷贈答〉：“為憐漳浦曲，沉痾有劉楨。”²⁸ 白居易〈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來舟中示舍弟五十韻〉：“長沙拋賈誼，漳浦臥劉楨。”²⁹ 李商隱〈楚澤〉：“劉楨元抱病，虞寄數辭官。”³⁰ 四庫本將“劉稹”改為“劉楨”，修正了澹生堂本與澳大本的錯誤。

澳大本與澹生堂本犯了相同的錯誤，但四庫本改正了的例子還有許多，此處不再贅述。這樣的例子都可以證明澳大本抄寫者參考了澹生堂本，此外，篇目次序也可以作為證據。例如〈附胡旦書〉（卷3，頁36），澹生堂本將“附胡旦書”寫作“胡旦書”，並置於〈答胡旦書〉之前，澳大本與澹生堂本相同，而四庫本寫作“附胡旦書”，並置於〈答胡旦書〉之前。在篇目次序和篇目名稱上，澳大本與澹生堂本保持一致，四庫本則與前兩個本子不同。

另，羅國威指出澹生堂本卷13〈用材箴〉的“所強”二字下，竄入了卷14〈夏鼎銘〉中“陰陽戰而復和”至“願追三”的一段文字，他已經將竄亂之處改正。³¹ 原本〈用材箴〉“取其所強”之後僅有三句話，但因文字竄亂，“取其所強”至結尾之間竄入了一大段文字。這一段文字描述洪水泛濫的大地災厄四起，於是大禹“象九州，鑄九鼎”，³² 而後“日月明，陰

陽和，天地靜，區域安”。³³ 顯然，這段文字屬於〈夏鼎銘〉。澳大本的竄亂情況與澹生堂本一致，這證明澳大本應參考了澹生堂本。

概之，澳大本與澹生堂本不但屢屢出現相同的錯誤之處（而四庫本卻沒有犯相同的錯誤），而且篇目次序和竄亂之處也一致，因此澳大本抄寫者應該是參考了澹生堂本的。

三、澳大本與四庫本的關係

澳大本與澹生堂本的先後關係已經清楚，接下來該探究澳大本與四庫本的關係。筆者將四個版本進行對校時，偶爾會見到澹生堂本、澳大本、四庫本三個版本都有各自的異文。例如〈夜宴詞〉（卷19，頁150）：

澹生堂本	楚王夜入章華宴，紅綃燭籠滿宮殿。
澳大本	楚王夜上張華宴，紅綃燭籠滿宮殿。
四庫本	楚王夜北張華宴，紅綃燭籠滿宮殿。

〈夜宴詞〉全詩為：

天如瑟瑟盤，恢廓億萬里。
古稱天傾西北半在地，夜轉繁星磨海水。
逡巡轉上星彩高，北斗未定光飄飄。
楚王夜入章華宴，紅綃燭籠滿宮殿。
美人歌舞雲雨迷，不知寒漏催銀箭。³⁴

此詩先寫夜空中群星閃爍，後描繪楚靈王在章華台擺宴，燈火輝煌、美人歌舞的景象，最後一句點出時間的流逝，暗示楚靈王耽溺享樂，他的統治不會長久。詩中提到的章華台，又稱章華宮，是楚靈王六年（前535年）修建的離宮，楚靈王在此宮接見使者並享樂。這座建築“台高十丈，基廣十五丈”，³⁵ 極為宏大，人們在攀登它的台階時，甚至需要休息多次才能到達——“上者三休，而乃至其上”；³⁶ 又因“楚王好細腰”，宮人為了擁有纖細的腰身，忍飢挨餓為楚靈王跳舞，故此宮亦稱“細腰宮”。

文獻研究

澹生堂本作“楚王夜入章華宴”，文從字順。澳大本作“楚王夜卜張華宴”，則讀不通。楚王擺宴，為何要“占卜”？四庫本作“楚王夜北張華宴”，也讀不通，疑四庫本認為澳大本的“卜”為“北”之誤，於是將“卜張”改為“北張”。

又如〈酬桐廬知縣刁衍歌〉（卷20，頁155）：

澹生堂本	焚香道院無人到，風花拂几牧真誥。
澳大本	焚香道院無人到，花風拂几牧真誥。
四庫本	焚香道院無人到，花風拂几收真誥。

此詩乃田錫為酬贈桐廬知縣刁衍所作。開頭先寫刁衍所守的江西新定郡景色優美，百姓安居樂業，政治清明，再寫主賓盡歡、客人離去之後“焚香道院無人到，花風拂几收真誥”，最後讚美刁衍有陶淵明之風。《真誥》為道教文獻，為南朝梁代陶弘景所撰，記錄真人口授之誥。在無人的道院裡，微風拂過書頁，將桌上的《真誥》合了起來。四庫本改“牧”為“收”，文從字順。此句用“風花”或“花風”皆可，澳大本與四庫本均作“花風”，可能是因為四庫本參考了澳大本。

又如〈進瑞雪歌〉（卷20，頁157）：

澹生堂本	黎元有望既滿望，手足舞之而蹈之。
澳大本	黎元有望復滿望，手足舞之而蹈之。
四庫本	黎元有望復滿望，手足舞之而蹈之。

〈進瑞雪歌〉是田錫進獻給聖上的詩歌，言瑞雪乃是天心帝利的體現。本句意為黎民百姓有盼望又滿足了盼望（即盼望下雪然後就下雪了），於是手舞足蹈。“復”為“復”之異體字。此句用“既”或“復”皆可，澳大本與四庫本均作“復”，可能是因為四庫本參考了澳大本。

又如〈謝轉起居舍人表〉（卷24，頁205）：

澹生堂本	珥筆丹墀之下，戀闕深深；頌條滄海之濱，分憂豈稱。
澳大本	珥筆丹墀之下，戀闕架深；頌條滄海之濱，分憂豈稱。
四庫本	珥筆丹墀之下，戀闕加深；頌條滄海之濱，分憂豈稱。

此表為田錫轉起居舍人時上的謝表。起居舍人負責記錄皇帝日常行動與國家大事，因此需要寸步不離地跟在皇帝身邊。“珥筆”即把筆插在帽子上，便於隨時記錄。“丹墀”指屋宇前面沒有屋檐覆蓋的平台，因古時多塗成紅色，故稱“丹墀”，此處的“丹墀”代指天子殿前。“戀闕”意為思慕宮闕，比喻念念不忘君主。為表達對皇帝提拔的感謝，田錫稱自己把筆插在帽子上，站在殿前隨時記錄天子的一言一行，同時自己對帝王的思戀也加深了。澹生堂本在此處用“深深”，可以讀通，但“深深”顯然不如“加深”更能與後文的“豈稱”對仗，所以四庫本用“加深”更加文從字順。澳大本用“架”，全無道理，所以應是一處抄寫錯誤，四庫本應是發現了澳大本的錯誤，所以在抄寫時將“架”改為“加”。

上述例子均可以證明四庫本抄寫人參考了澳大本。此外，澹生堂本的錯誤之處有時會在澳大本和四庫本中得到改正，如〈上中書相公書〉（卷3，頁32）：

澹生堂本	昔相公奉使於吳，而知吳取也。
澳大本	昔相公奉使於吳，而知吳可取也。
四庫本	昔相公奉使於吳，而知吳可取也。

〈上中書相公書〉乃是田錫為了干謁所作之文。田錫在書信中讚美了中書相公“以房杜之策略，佐堯舜之事機”，³⁷並列舉了中書相

公“擒吳滅蜀”的功績。³⁸ 澳大本、四庫本在“取”前加一“可”字，文從字順。

又如〈政教何先論〉（卷10，頁73）：

澹生堂本	君慢於禮而迨於教，人心潰熱，雖不見惡之日滋，必有時而滅身也。
澳大本	若慢於禮而怠於教，人心潰熱，雖不見惡之日滋，必有時而滅身也。
四庫本	若慢於禮而怠於教，人心潰熱，雖不見惡之日滋，必有時而滅身也。

〈政教何先論〉主要論述了君王應給予“政”“教”同樣的重視。本句意為如果君王怠慢禮儀教化，人心就如同被浸泡在熱水裡，雖然看不見邪惡每天不斷滋生，但邪惡一定會在某個時間毀滅自身。“迨”字意為“等到、達到”或“趁”，用在此處不合文意，澳大本、四庫本改為“怠”，文從字順。

又如該文同一頁：

澹生堂本	昔五陵諸豪恣橫於京邑，而張敞以彩幟獲盜而民畏者，以政肅之也。
澳大本	昔五陵諸豪恣橫於京邑，而張敞以彩幟獲盜而民畏者，以政肅之也。
四庫本	昔五陵諸豪恣橫於京邑，而張敞以彩幟獲盜而民畏者，以政肅之也。

張敞乃漢宣帝時人，其任京兆尹時，長安城盜賊尤多，百賈苦之。他詢問父老得知賊首都是家境富裕之人後，便將賊首們捉拿過來，要他們將功贖罪。賊首們表示願意聽從張敞的指示，於是張敞封賊首們為吏，並擺下酒席，其他小賊們都來赴宴。賊首趁機將紅色顏料塗在小賊身上，張敞據此捉拿賊人，又讓小賊們供出其餘同夥，自此市無偷盜。此事見載於《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³⁹ 澳大本、四庫本抄寫人都看出澹生堂本錯將“敞”寫作“敝”了。

該文同一頁還有一例：

澹生堂本	操政之柄，立教之本，亦無先焉，無後焉，比乎左右乎，輔於躬而適乎用。
澳大本	操政之柄，立教之本，亦無先焉，無後焉，比乎左右手，輔於躬而適乎用。
四庫本	操政之柄，立教之本，亦無先焉，無後焉，比乎左右手，輔於躬而適乎用。

此句意為治國理政，“政”與“教”猶如左右手，不分先後。此句在本文末尾，意在總結全文，呼應題目“政教何先論”。澳大本、四庫本抄寫人都看出澹生堂本錯將“手”寫作“乎”了。

澹生堂本的錯誤在澳大本、四庫本中得到了改正的例子還有許多，此處不再一一贅述。同時，經過三個本子的異文對比，可以看到上述異文中不乏四庫本參考了澳大本的例子。以上體現了四庫本參考澳大本的例子可分為四類。

第一類例子是澹生堂本無錯字，澳大本有錯字，四庫本在澳大本的錯誤上更進一步。如澹生堂本作“楚王夜入章華宴”，澳大本將“入”錯抄為“卜”，四庫本則在澳大本的錯誤上更進一步，寫作“楚王夜北張華宴”。或許是四庫本抄寫人認為澳大本的“卜”為“北”之誤，於是將“卜”改為“北”。

第二類例子是四庫本改正了澹生堂本和澳大本犯的同樣錯誤，同時在同一句的澹生堂本與澳大本的異文之間，採用了澳大本的異文。如〈酬桐廬知縣刁衍歌〉，澹生堂本作“風花拂几牧真誥”，澳大本作“花風拂几牧真誥”，澹生堂本和澳大本都將“收”錯寫為“牧”字，四庫本改正了這個錯誤。同時，澹生堂本作“風花”，澳大本作“花風”，四庫本採用了澳大本的“花風”。

文獻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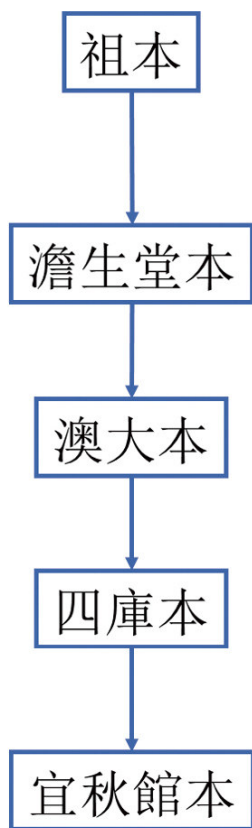


圖 1. 源流關係圖之一（圖片來源：筆者繪製提供）

第三類例子是澹生堂本與澳大本有異文之處，四庫本雖沒有直接採取澳大本的異文，但四庫本在澳大本的基礎上寫了新的異文，如澹生堂本“黎元有望既滿望”，澳大本不作“既”，而用“復”，四庫本則用了“復”，“復”為“復”之異體字，可見四庫本是參照了澳大本的。又如澹生堂本“戀闕深深”，澳大本作“戀闕架深”，四庫本沒有採取澹生堂本的文字，而是選擇改正了澳大本的錯誤，將“架”改為“加”。

第四類例子是四庫本與澳大本同時改正了澹生堂本的錯誤，如澹生堂本作“而知吳取也”，此語句不通順，澳大本與四庫本皆在“吳”後加一“可”字，文從字順。又如澳大本與四庫本皆改澹生堂本的“張敞”為“張敞”，以及澳大本與四庫本皆改澹生堂本的“比乎左右乎”為“比乎左右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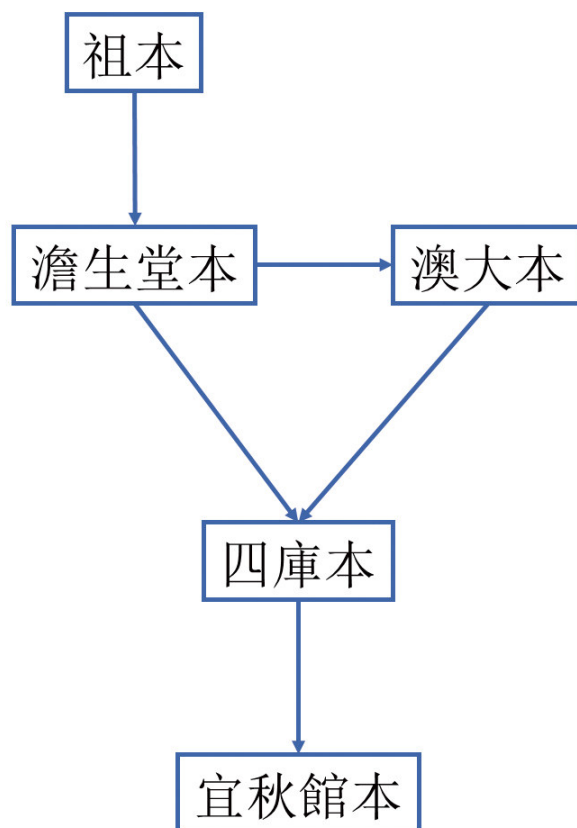


圖 2. 源流關係圖之二（圖片來源：筆者繪製提供）

由此可見，四庫本抄寫人同時參考了澹生堂本和澳大本，澳大本在幫助四庫本抄寫人改正澹生堂本的錯誤、保存異文方面是有一定貢獻的。

結語

綜上所述，《咸平集》四個版本的順序從古至今依次為澹生堂本、澳大本、四庫本、宜秋館本。由此可繪製出澳大本與澹生堂本、四庫本、宜秋館本的兩種源流關係圖（圖 1、圖 2）。

圖 1 顯示了《咸平集》從祖本至宜秋館本乃一脈相承，四庫本受到了澳大本的直接影響，而澹生堂本對四庫本的影響則是間接的，主要是通過澳大本產生的。圖 2 顯示了四庫本同時受到澹生堂本與澳大本的影響，即四庫館臣在

抄寫《咸平集》時，同時參考了澳大本與澹生堂本。筆者認為，《咸平集》的實際流傳過程可能更接近後者。

現存的《咸平集》版本中，以明代的澹生堂本最為古老。澳大本是後出的清抄本，其祖本為澹生堂本，而後四庫本抄寫者同時參考了澹生堂本與澳大本。宜秋館本刊刻時則參考了澹生堂本與四庫本。澳大本作為澹生堂本與四庫本中間的本子，以澹生堂本為底本，不但字跡秀美工整、錯誤較少，而且幫助四庫本抄寫人改正了澹生堂本的錯誤，這是澳大本對於《咸平集》校勘方面的貢獻。同時，澳大本上的名家所蓋之藏書印也有助於後人窺得清代嶺南藏書流傳過程之一斑。然而，澳大本也有不足，它雖然與澹生堂本基本一致，錯誤較少，但個別篇目次序與澹生堂本不同，而且在抄寫過程中依然出現了明顯的錯字，這為四庫本抄寫人帶來了一定的困擾，造成四庫本抄寫人在異文的選擇上遵從了澳大本的錯誤，或在澳大本的錯誤上更進一步。此外，澳大本缺了某些字，如澹生堂本“時以右補闕知睦州”，澳大本在“知”字該出現的地方只是留有一處空白，所以，澳大本抄寫人依據的底本可能也在此處留有一處空白，或澳大本所據底本在此處的字跡不可辨認，或是有書頁的缺損，具體情況未來還需要作進一步考證。

註釋：

- [宋] 蘇軾：〈田表聖奏議序〉，[宋] 田錫撰，羅國威點校：《咸平集》，成都：巴蜀書社，2020年，頁1。
- [宋] 范仲淹：〈田司徒墓誌銘〉，[宋] 田錫撰，羅國威點校：《咸平集》，成都：巴蜀書社，2020年，頁4。
- [宋] 司馬光：〈田司徒神道碑陰〉，[宋] 田錫撰，羅國威點校：《咸平集》，成都：巴蜀書社，2020年，頁5。
- 劉培：〈論田錫辭賦的新變〉，《文史哲》，第4期（2001），頁75-79。
- 祝尚書：〈試論宋初西蜀作家田錫〉，《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1990），頁64-70。
- 王益鳴、王仿生：〈三蘇文論源於田錫說〉，收入姜錫東主編：《宋史研究論叢》第17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326-345。
- [宋] 田錫撰，羅國威點校：《咸平集》，成都：巴蜀書社，2020年，頁3。
- 《宋史》卷293〈列傳第五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9792。
- [宋] 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卷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969。
- [宋] 陳振孫撰：〈別集類中〉，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卷1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頁488。
- 鄧駿捷：〈澳門大學圖書館古籍藏書特色概述〉，《澳門研究》，第62期（2011），頁163-164。
- [宋] 田錫：《咸平集》，四川大學古籍所編：《宋集珍本叢刊》第1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頁275-432。
- [宋] 田錫：《咸平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85冊，1986年。
- [宋] 田錫：《咸平集》，南城李氏宜秋館本，1917年。
- [宋] 田錫：《咸平集》，澳門大學圖書館編：《中國古籍珍本叢刊·澳門大學圖書館卷》第8、9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
- 鄧駿捷：〈澳門大學圖書館古籍藏書特色概述〉，《澳門研究》，第62期（2011），頁163。
- 李盛鐸：《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275。
- 鄧駿捷：〈澳門大學圖書館古籍藏書特色概述〉，《澳門研究》，第62期（2011），頁163-164。
- 羅國威：〈前言〉，[宋] 田錫撰，羅國威點校：《咸平集》，成都：巴蜀書社，2020年，頁4。
- 本文出現的《咸平集》頁數，如無特別說明，均指羅國威點校的《咸平集》（成都：巴蜀書社，2020年）。
- [宋] 田錫撰，羅國威點校：《咸平集》，成都：巴蜀書社，2020年，頁2。
- [宋] 田錫撰，羅國威點校：《咸平集》，成都：巴蜀書社，2020年，頁3。
- [宋] 田錫撰，羅國威點校：《咸平集》，成都：巴蜀書社，2020年，頁3。
- 《史記》卷111〈列傳第五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2939。
- 參見[唐] 邵說：〈為郭子儀讓華州及奉天縣請立生祠堂及碑表·第四表〉，[宋] 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578，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獻研究

- 第 1338 冊，1986 年，頁 366c。
26. 楊伯峻譯註：《論語譯註》卷 4〈里仁篇第四〉，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57。
27. [漢] 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四首〉，俞紹初輯校：《建安七子集》卷 7，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189。
28. [唐] 韋嗣立：〈酬崔光祿冬日述懷贈答〉，[清]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91，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頁 988。
29. [唐] 白居易：〈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來舟中示舍弟五十韻〉，謝思煒校註：《白居易詩集校註》卷 17，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1422。
30. [唐] 李商隱：〈楚澤〉，劉學鍇、余恕誠集解：《李商隱詩歌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874-875。
31. [宋] 田錫撰，羅國威點校：《咸平集》，成都：巴蜀書社，2020 年，頁 103。
32. [宋] 田錫撰，羅國威點校：《咸平集》，成都：巴蜀書社，2020 年，頁 103。另，澹生堂本與澳大本皆是“象九州”，四庫本沒有〈用材箴〉及〈夏鼎銘〉，無法對比，而點校本作“象九島”，誤也。
33. [宋] 田錫撰，羅國威點校：《咸平集》，成都：巴蜀書社，2020 年，頁 103。
34. [宋] 田錫撰，羅國威點校：《咸平集》，成都：巴蜀書社，2020 年，頁 157。
35. [北魏] 酈道元撰，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卷 28〈沔水〉，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頁 643。
36. [漢] 賈誼撰，閻振益、鍾夏校註：《新書校註》卷 7〈退讓〉，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284。
37. [宋] 田錫撰，羅國威點校：《咸平集》，成都：巴蜀書社，2020 年，頁 30。
38. [宋] 田錫撰，羅國威點校：《咸平集》，成都：巴蜀書社，2020 年，頁 32。
39. 《漢書》卷 76〈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頁 3216。



